

靈 柯

本 劇 學 文 影 電

誓 海 與 蝕 腐

輯 一 第 書 叢 興 復 藝 文

司 公 版 出 海

從小說到電影

佐
柯
靈

— 代 序 —

茅盾先生的小說腐蝕是爲廣大讀者所愛好的，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之下，曾經發生廣泛的政治影響。我們計劃把它搬上銀幕，還在解放戰爭劇烈進行的年代。當時熱望把它介紹給觀衆而沒有這種可能，等到解放戰爭基本勝利，文藝工作者獲得了充分的創作自由以後，却又考慮到一個問題：爲了配合當前迫切的政治任務，腐蝕如果攝成電影，在客觀需要上究竟佔多大的重量？

我們的結論是肯定的，也就是說腐蝕在今天還有很大的教育意義。

首先是腐蝕銘刻了中國對日抗戰中的真實情況。在這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

門中，抗戰的主流在延安，我們民族的舵手是毛主席和共產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集團，雖然高踞廟堂，扮演的却始終是魔鬼一樣的角色。消極抗戰，積極反共，一面向帝國主義賣身投靠，一面心猿意馬，念念不忘于向日寇妥協投降；對英勇不屈的愛國人民，則不惜施以最殘酷的壓制。和石頭城下沐猴而冠的汪精衛遙遙相對，蔣介石不過是坐鎮山城的一名漢奸。可是日本敗北以後，他却又腆顏無恥地掠奪了勝利的果實。使廣大羣衆認清民族解放運動中歷史的真實，無疑是對革命有益的。

其次，揭發控訴了特務制度的罪惡。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了，可是內外反動派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所支使的特務活動還在地下進行，在我們和平建設的道路上，儼然形成一條無形的戰線；法西斯的毒焰正在美國高漲，罪大惡極的納粹份子又成了時髦人物。反匪反特反法西斯，對我們還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我們的企圖就是通過銀幕，把腐蝕的政治影響擴大到廣大的電影觀眾中去。我們深信這個工作是有價值的。

從編到導，我們盡可能地忠實於原作，同時希望能更突出地傳達出原作的精神。但小說和電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形式，更重要的一點是：茅盾先生寫作懺悔錄是在一九四一年，抗戰中最黑暗的年代，『塵海茫茫，狐鬼滿路，』他不能不用恍惚迷離的手法來寫，我們今天要求的却是明確更明確。這樣，就不能不有所增刪，有所剪裁，一小部份並不能不作必要的更動。我們的工作是謹慎的，我們虔心希望對原作沒有任何損害。

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第一，是關於主角趙惠明的處理問題。她是失足者，在一定意義上說來也是被損害者，但她是萬惡的特務，因此對她的同情不能不有嚴格而恰當的分寸。中央人民政府對特務的政策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逾越分寸，就要蹈『寬大無邊』的錯誤。以革命者寬闊的胸襟，加以悲憫與鞭撻，同時強調特務組織的兇殘，指出主要的罪惡在於制度，這是我們處理趙惠明這一人物的基本態度。我們希望不至於在觀衆的印象中造成偏差。第二，電影上所涉及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為原著所無。這重慶著名的殺人魔窟，成立在一九四一年以後，用在這裏，時間上不甚合拍。我們將這

一點請教茅盾先生時，他曾以爲這樣的寫法恐怕反而踏空了一步。這自然是對的。但我們依然這樣寫了，因爲我們覺得，時間雖有差別，却不能動搖這血腥的事實，對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滔天罪行，我們有隨時隨地加以揭發的必要。第三，記載皖南事變新聞那一天的重慶新華日報，是抗日戰爭中一個重要的歷史文獻，其中「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還是周總理當年的手筆。我們到處搜求，都找不到這張報紙，祇好以假設排印的謄本加以拍攝，未免是一大遺憾。我們謹在此附帶請求，如果觀衆中有珍藏這一天的報紙的，我們將借來從新拍攝這個鏡頭，加以補正。

在腐蝕電影攝製過程中，有些前輩和朋友給了很多可貴的意見，乃至實際的幫助。全體演職員的熱誠團結，更是一次稀有的愉快的合作。我們在此表示深切的謝意。

我們很欣幸磨館能夠參加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電影宣傳月，把這個電影適時地獻給觀衆。抗美援朝是關係我們國家萬世太平，後代子孫永久幸福的大事。我們願以此和廣大的觀衆相印證：在這神聖的愛國運動中，我們將永遠在一起！

一九五〇，十二月，十二。

主要人物表

趙惠明——二十四五歲。特務，一個無意中失了足而又不能自拔的女人。

小昭——她的愛人，一個熱情的進步份子。

顧愷——（即K）進步的新聞記者。

萍——一家進步書店的女店員，趙的同學。

希強——特務的一型，貌似紳士，極盡卑鄙無恥。

祁科長——（即G）特務的又一種型，陰險毒辣的傢伙，趙惠明的上級。

陳祕書——（即陳胖）又一個特務，油煎過似的，奸滑而機詐。

雷處長——（即R）特務頭目，暴戾剛愎之徒。

小蓉——一個女特務。

小傅——（即F）一個小特務。

安蘭——（即N）又一個失足在特務機關裏的少女。

老倭——三青團團員，職業學生。

猴子臉——職業學生。

舜英——趙的同學，一位典型的黨老爺的太太。

松生——國民黨的黨老爺，漢奸。

老者——民主人士。

老馬——監獄的看守。

青年受難者。（十數人）

看牆

囚犯

打手

其他

第一部

景漸顯。

一隻纖弱的、蒼白的手，翻開一冊精緻的日記本子。

那是趙惠明的日記，一個在政治上失了足的女人的懺悔錄。

娟秀的字跡。第一行寫着：「二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惠明的聲音

（在景外，幽幽地念着，像來自空谷。）近來感覺到最大的痛苦，是沒有地方可以

說話。我心裏的話太多了，可是找不到一個人可以痛痛快快地說一場……

（日記漸隱，俯瞰的重慶風景出現，山城如畫，靜靜的江流沐浴在秋陽裏。

聲音

今天當真是九月十五嗎？九月的重慶，天氣這樣好。我恨這個好天氣，我生活裏的

九月十五是陰黯而可怕的……

（日本飛機出現在天空，迴環飛翔，空襲警報聲。

聲音

空襲警報響了，敵機又來了……

〔室內，小窗一角，當窗坐著的蔭明的背影，凝鑒地向着窗外，遠處看得見飛機的環行。

聲音 我所願一個重磅彈下來，將我化成一道烟……

〔敵機環行漸低，看得見下面被威脅的山坡。

聲音 不，連同我周圍的一切，都化成一道烟……

〔環行的敵機傾側低飛，向下俯衝。

聲音 我痛苦的是，我還有記憶，不能把過去的事完全忘記。——

〔敵機投彈，一個炸彈在地面爆發，轟然的巨響，濃烟騰空而起。

二

往事如烟。在回憶中出現的是一家醫院。西式建築的屋頂矗立在明朗的天空，白雲猶灰，鴿子繞着屋頂翻飛。附近教堂裏遠遠傳來唱讚美詩的聲音。

在產房裏，醫生和女看護們正緊張地圍着手術台在接生。

手術台上躺著趙惠明，她頭髮散亂，滿臉渾濁的汗，像正在受著宰割。她咬緊牙關，著氣忍受。讚美詩在殿地從遠處傳來，那是為迷途的羔羊贖罪的歌聲。

醫生和看護屏息凝神，期待一個新的生命從掙扎中降生。歌聲漸漸消逝了，一種沉重的靜穆。

惠明的一隻手死命地拉住看護的手，越抓越緊，直到驚然間竄起一串嬰孩下地的啼聲。大把的汗從惠明額上流下來，可是她緊蹙的臉鬆弛了。她重重地透過一口氣，異常疲乏地闔上了眼。

三

兩個星期之後。

在二等病室裏，靜靜的白晝。

看護抱著嬰孩進來，走向其中靠窗的一張病牀，牀上躺著惠明。她倚枕坐起，感謝地揉過孩子，抱在懷裏，禁不住用撫愛的眼睛去看他。那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孩子。

惠明的精神像受了無情的諷刺，她把眼光收回來，空茫地向着天空。

孩子在懷裏張著嘴索乳，像一匹小動物。

她沉溺在苦痛裏，想起更陳舊的過去。

一九三七年八月，全面抗戰爆發。

上海一條小街，一家無線電商行門楣上的播音機正在播送著一直爲國民黨政府所禁唱的義勇軍進行曲，接著是播音者的報告：

播音者

諸位同胞，全面抗戰爆發了，華北和上海的士兵，都起來堅決抵抗敵人了！尤其值得我們興奮的，是共產黨全民族團結抗戰的主張，國民政府已經表示接受，紅軍已經改編爲第八路軍，從陝甘寧邊區誓師出發。諸位，對日抗戰是我們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我們全國人民，要立刻動員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把侵略者趕出中國去！

〔街頭擠滿了凝神靜聽的羣衆，他們的神情是興奮和激動的。〕

〔商店門口貼着醒目的標語：「保衛大上海」，「殲滅日寇」，「保衛祖國」，「主張妥協就是漢奸」等等。鏡頭移上去，我們看見窗口和洋台站着許多傾聽廣播的市民。〕

（指惠明也站在一個窗口靜靜地聽着。）

五

景化到惠明和小昭的家——一個過街樓，寒儉的小屋子。

惠明當窗站着，在聽那無線電播音。在屋子裏，小昭正在桌上忙着理他那簡單得無以復加的行李：一只小小的舊帆布袋，有些隨身的衣服，還有一些舊書，顯出灰色黢黢的樣子。

報告結束。惠明回過身子，默默地看着小昭。小昭收拾完了，站起來，他用手指擦去了額頭的汗。他們互相注視，久久無言。

小昭似乎忍受不住戀情的壓迫，走近惠明。

小昭（祈求地）惠明，你還是跟我一起走罷。

惠明 我們這種日子你還沒有過夠？除了嘔氣，就是吵嘴。

小昭 那是生活把我們逼成那樣的！現在情形不同了，抗戰需要我們，我們走出這個小天地，把過去忘了罷。

惠明 時代變了，生活也該變一變，不是嗎？小昭，我脾氣不好，離開了你，你會快活的。

小昭 （關切地）你往後打算怎麼樣呢？

惠明 反正是不教書了！（不能自己地流露出對於生活的不滿）成年教小學生，一輩子也別想有出息，我真膩了！

小昭 你有什麼新的計劃？

惠明 也許到南京，到什麼機關裏找個事去。抗戰了，政府總該要人的。

小昭 去南京？舜英攬掇你去的？

惠明 我自己的意思。

小昭 我總覺得我們的想法老不一樣，過去常常吵嘴，也就是爲了這個。當然，當小學教師生活苦，可是這不是沒有意義的工作，並且社會變了，這種不合理的情形也會變的。

惠明 到時候我也許老了！

小昭

(因為操念，他說得近於激昂)再說我也不贊成你去南京，我還是勸你：不要跟舜英，這些人走得太近，舜英是闊太太，她丈夫是國民黨的黨老爺，跟他們接近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惠明

(反感)你永遠是偏見！是共產黨就好，國民黨就壞。國民黨現在不也在抗戰？爲了工作，我爲什麼不能去南京？爲什麼不能跟我的同學接近？

小昭

國民黨的抗戰是被動的，要抗戰，更不該跟着黨老爺們走！

惠明

(尖酸)你嫉妒！人家有錢有地位，你就覺得他們墮落，沒咱們清高。

小昭

我怎麼才能跟你說明白？惠明，生活不是爲了錢，也不是爲了這種地位。一個人爭強好勝也許不壞，可是跟虛榮心結合，那就有墮落的危險，我實在替你擔心！

惠明

算了，小昭！你以爲過去對我說教的還不夠嗎？

小昭

(頭銜半响) 惠明，我覺得你近來變得很厲害，你跟我說實話，是不是因爲另外有人把我們倆分化了？

〔惠明低頭不語，心裏糾結着矛盾。〕

小昭

他是誰？（惠明不響）是舜英她們一夥的？

惠明

你別問了，小昭！

小昭

（痛苦使他沉默了）我們分開一個時期，大家冷靜一陣子，好好想想問題也好。不過我希望我們還是在一起。我等着你，希望你不久就能來。

〔惠明爲他的真誠所動，看了他一眼，但是不響。〕

小昭

我常常叫你不快活，可是我一直是真心愛你的。我們就算過去嘗過多少苦味，也該有過一天的甜蜜。我這幾天老想，我們不該就這麼分手。——

惠明

也許有一天，我會來找你的；可是現在我連自己都不知道。我祇覺得我應該一個人去闖一闖。

小昭

（嘆了口氣）要是大家往一個方向走，即便是分了手，也許有一天我們又遇見了，又在一起了，至少我們還是好朋友。可是大家要走岔了道，我們就會越走越遠，再

也看不見了。

〔下面汽車喇叭聲，惠明心神不定起來。她乘間從窗口向下一望——〕

〔一輛汽車正在馬路對面停下來。〕

〔她非常不安地看了看小昭，小昭像是根本沒聽見。〕

小昭
〔看了看他的跑馬鏢〕我該走了。（從褲袋裏掏出幾十塊錢，放在桌上）這些錢你留着吧。

惠明
（感情受了感染）你帶着，路上好化。

小昭
我跟團體一起走，用不着的。（他下決心去搗他的帆布袋）

（不約而同，惠明的手和小昭的手同時落在帆布袋的把手上。）

〔他們交換了一瞥溫柔的眼色，代替告別。〕

〔汽車喇叭聲，惠明的手不自然地放下來。〕

小昭
（感激地）我自己拿。

惠明
我送你下去。

〔他戀戀地向道生活約舊窠告別，她跟着他默然向外走。〕